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客平埔」漢化三部曲——選姓、造譜與烝嘗

” Hakka-Pinpu,” Three Steps for Pinpu to Assimilate into Hakka and Han:
Surname Adoption, Pedigree Creation, and Communal Property Installation

doi:10.6396/JTIS.201212.0137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 2(4), 2012

作者/Author：薛雲峰(Yun-Feng Hsueh)

頁數/Page：137-16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396/JTIS.201212.013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客平埔」漢化三部曲——選姓、造譜與烝嘗

薛雲峰*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通過對台灣平埔族的客家化研究，來說明建構台灣社會主體性時常被忽略的一環：「漢化台灣人」與「漢系台灣人」在根本上的差異。本文茲以「客平埔」（意指「客家化的平埔族」）作為分析對象，說明平埔族如何透過選姓（賜姓）、造譜以及設置烝嘗組織三個步驟，徹底變成客家人的漢化過程，其研究價值不但在分析台灣社會的區域研究上有其基礎意義，同時也提供當前台灣人在族群與文化認同上的另一思考途徑。

對於譜牒的分析，文史學界長期也隱含著一個重要的預設：漢文化的傳承是基於「血脈」的相承。但本文透過對部份客家譜牒的深入分析認為，譜牒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存有真偽的問題，非但不能證明「血脈」關係，反而突顯的是強勢漢文化的「同化」作用。本文茲以台灣平埔族「客家化」的三個主要漢化步驟，說明台灣的各語族族群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其實包涵了多元的族群文化內容與本土元素。

關鍵詞：平埔族、客平埔、漢化台灣人、譜牒、烝嘗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前言

除了少數學者曾提點出，漢族姓名是漢人強迫同化的手段之外（施正鋒，1997：78），台灣的客家人或福佬人不假思索的都會自認為祖先移民自中國。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大抵是一般家庭擁有的家譜、祖譜或族譜之類的譜牒，開宗明義的都會追溯姓氏的源流，通常從黃帝的子裔或帝王將相開始，描述各家「來台祖」的世系與傳承。

如果不去考證這些世系源流的真偽，一般人通常也會把「開基祖」當作是「來台祖」，甚少意識到「漢系台灣人」與「漢化台灣人」之間，其實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本文指稱的「漢系台灣人」是指父系祖先確實移民自中國，在這個意義上，這類移民的祖先即民間俗稱的「來台祖」；而「漢化台灣人」則是指沒有移民的事實，但從譜牒上可看出偽造從中國某地「來台」的痕跡，這類祖先就是俗稱的「開基祖」。質言之，「台灣漢人」和「中國漢人」之間的異同，就譜牒分析的意義來說，更多的是表現在記錄強、弱勢文化之間的同化消長上，未必是血脈傳承的證據。

本文雖無法全面對所有現存的譜牒資料作出統計上的分析，不過本文所擷取的質化分析案例，應可提供足夠的線索說明台灣平埔族的漢化，是探究台灣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頁。

壹、台灣客家人

一、客家人的來源

追溯台灣客家人的來源，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大致有兩種，一說是從中原的漢人歷經數次南遷，清康熙中葉以後遷移到台灣（羅香林，1933：58-59），一是說以南中國的少數民族為基底一路混血漢化，兩種說法都同樣指涉客家人是自十七世紀清康熙之後陸續來到台灣（房學嘉，1996：136-42、203-204）。

客家中原遷移說，首見於清嘉慶年間進士徐旭曾撰述的〈豐湖雜記〉（羅香林，1933：2）。1930年代羅香林以此說法為基礎，認為客家人是漢族的一個支派，在歷史上歷經了五次的大遷移，最後在康熙中葉至乾嘉之間的第四次遷移中，客家人大量遷移海外並來到台灣，時間約在西元 1700 至 1800 之間（羅香林，1933：61-64）。

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 Ludwig Riess（1897: 1-9）則有不一樣的想法，他認為十七世紀以前的台灣曾歷經過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台灣最古的移民是來自琉球群島、後來被荷蘭人稱之為 Lonkiu（瑯嶠）的矮小人種；第二次是在六世紀後半期，馬來人突然從南方諸島侵入台灣西部平野。至於台灣自古以來的第三次大移民，就是客家人來到台灣。

Riess 認為來台灣的客家人沒有故鄉，不知原籍和祖墳的所在，他們來自北方，常被以宗族關係自負的中國人輕侮，因為絕大多數無法在中國取得籍貫，所以大約是自十五世紀開始陸續來台，十七世紀時已有約三分之一的客家人群居台灣了。荷蘭人用這些客家人當通譯與酋長們交涉，也誤認為他們是中國人。接續 Riess 看法的還有同為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 Albrecht Wirth，他認為客家人是韃靼人的後裔，九世紀時曾在中國西北部建立一個國家，客家人在人種上和中國人不同，常受中國人輕視壓迫，因此決心出海移住到台灣（1898: 30）。

十九世紀來台的英、美商人或傳教士的看法和前兩位德國學者大同小異，例如必麒麟（W. A. Pickering, 1993: 67）認為客家人來自北方，數百年前遷到廣東一帶，來台時間大概是在十七世紀末，原因是「土客械鬥」導致數以千計的客家人被屠殺，沒死的大多移民到台灣或馬來群島。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2002: 102）認為客家人是北中國某個種族的後裔，他們非常勇敢，先是遷到福建然後再到廣東，無論是在大陸或台灣，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戰鬥。James W. Davidson（2005: 8）另指出，台灣漢人在荷治時期成群結隊的來到這島來，最先到的是客家人，在中國，「客家」這個名稱的意思就是：「陌生人」（stranger），就像猶太人一樣被趕來趕去，沒有屬於他們的土地。對中國其它那些誇大祖先崇拜的人來說，客家人正是受迫害的代表，所以台灣島對客家人來說是黃金天堂（El Dorado），

因此他們在一世紀之間快速移民台灣。

綜上所述，在十九世紀的外國人眼中，台灣的客家人是一個很特殊的「族群」，他們是來自「中國」的最早移民，卻幾乎稱不上是「中國人」，客家人到台灣，主要就是避開「中國人」的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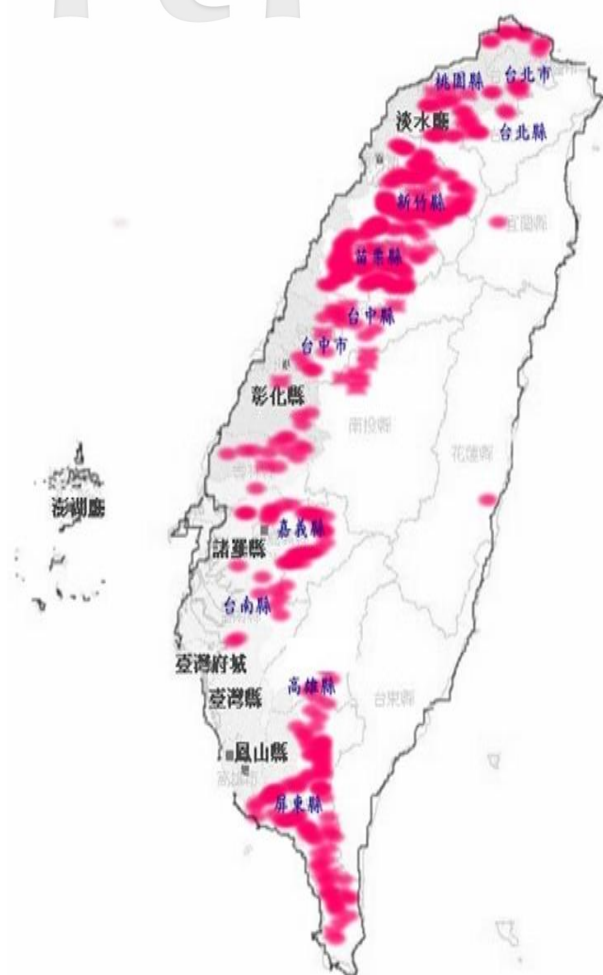
至於客家人算不算是「漢人」，早在十九世紀至今就有不同的說法。不過若站在滿族統治者的立場看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轄下的子民只有「地域」之分，並無「族群」之別，在這種以祖籍作為分類的意識下，使得客家人在中國不管是否被視作漢人，到了台灣就都成了「漢人」，文獻紀錄上大多稱之為「粵」以相對於「閩」。但這樣的歷史紀錄，無異也是忽略了「漢人」內部的多元性，進一步就台灣社會發展而言，探討客家是「漢」或「非漢」其實是一項必要且嚴肅的反思（張維安，2008a；2008b：404-406）

貳、台灣客家人的移墾與分佈

清領台灣之前，華人大量移入台灣大致有兩個時期，一是由鄭芝龍協助荷蘭人引入的農工，另一是隨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領台時東來的將士官兵；儘管被鄭芝龍父子合併的海盜中不乏客家人，但鄭芝龍畢竟是泉州南安人，父子兩人帶來的福佬人應佔多數（曹永和，1997：255-293）。

清領台灣之後，清帝國對移住台灣的漢人多所限制，尤其不許攜眷和對客家人存有提防與偏見的海禁政策，其中更有針對客家人所設的「粵地（廣東）屢為海盜淵藪，以其積習未脫，禁其民之渡台」（伊能嘉矩，1985：409），來台限制頗多的客家人因此對拓墾區沒有太多選擇，大多數客家人也只能選擇以偷渡方式來台（戴寶村，2006：84-86）。

依伊能嘉矩的說法，客家人大量拓墾台灣的時間大約始自康熙廿五、六年間，有來自廣東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的縣民，起初要到台南府城附近拓殖，但發現土地已歸福佬人所有。因此轉往下淡水溪東岸拓墾，這是台灣南部六堆客家莊的由來（伊能嘉矩，1985：142），而後台灣從南到此都有客家人的拓墾足跡（劉還月，2001：10）。這些拓墾區域的分布情況大致如下圖：



圖表自製。底圖參考，〈鎮乾隆年間（1736-1795）縣（廳）界〉；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網址：<http://thcts.ascc.net/view.asp>。

上圖所描繪的地點，大致位於現今如下的行政區：屏東縣之長治鄉、高樹鄉、里港鄉、麟洛鄉、屏東市、九如鄉、鹽埔鄉、內埔鄉、竹田鄉、萬巒鄉、新埤鄉和佳冬鄉；高雄市美濃區、杉林區、六龜區、甲仙區和旗山區（以上為六堆所在區域）；台南市區及東山、白河與楠西；嘉義市區及嘉義縣之大林、梅山與民雄；雲林縣之西螺、二崙、崙背和土庫；彰化縣之北斗、二林，溪洲、溪湖、田尾、永靖和埔心；台中市之西屯、北屯、

豐原、潭子、神岡、大雅和東勢；大台北之公館、中崙、板橋、三芝、新莊、中和、泰山、新店和景美；桃竹苗的大部份的地區；東部宜蘭市至羅東一帶、花蓮縣吉安、光復至玉里一帶（薛雲峰，2008：114）。

參、台灣平埔族的領地

台灣平埔族的分類，若依伊能嘉矩在 1899 年發表的十族名稱及其分佈地區，大致是（伊能嘉矩，1996：250-67）：

1. 馬卡道族（Tao，Makattao）—台灣南部鳳山及附近一帶。
2. 西拉雅族（Siraiya）—台南及附近一帶。
3. 魯羅阿族（Lloa）—嘉義及附近一帶。
4. 巴布薩族（Poavosa）—台灣中部鹿港及附近的海岸一帶。
5. 阿里坤族（Arikun）—彰化及附近一帶。
6. 巴布蘭族（Vupuran）—大肚溪以北的平原一帶。
7. 巴則海族（Pazzehe，Pazeh）—東勢一帶。
8. 道卡斯族（Taokas）—苗栗、新竹一帶。
9. 凱達格蘭族（Ketagalan）—台北平原、淡水、基隆一帶。
10. 噶瑪蘭族（Kuvarawan，Kavalan）—台灣東北部宜蘭平原一帶。

全台各平埔族有史可徵的聚落社名至少在二百五十個以上（潘英，1996：35-36）。這些平埔族的舊地名、社名或聚落的所在位置，有些到目前還是民間慣稱的地名，是台灣人很重要的生活經驗之一。本文略列以下的對照表，期能提供當代台灣人進一步思索平埔族與現代住民之間的深層關係：

台灣現今地名與平埔族領地對照表¹

現今地名	平埔社	簡略說明
基隆市		
基隆	大雞籠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基隆七堵區	瑪陵坑社	凱達格蘭族，基隆市七堵區瑪東、瑪南、瑪西等里。
台北市		
士林	八芝蘭社	凱達格蘭族。
北投	內北頭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台北市北投區溫泉里一帶。
北投立農里	噶哩岸社	凱達格蘭族。
萬華	艋舺社	凱達格蘭族，稱航海或渡河的工具為 Banka，音譯為艋舺。
松山	錫口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又名麻里折口社。
大龍峒	巴琅泵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又名大浪泵社、圭泵社，台北市大同區一帶。
南港	南港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新北市		
淡水	淡水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淡水廳六社之一。
淡水北投里	外北頭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淡水屯山里	大洞山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又名圭北屯社、大屯山社。
板橋社後里	擺折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又名擺接社。
三芝埔頭村	小雞籠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汐止番社庄	蜂仔峙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又名房仔嶼社。
貢寮三貂角	三貂社	凱達格蘭族領地，或名山朝社。
淡水義山里	雞柔社	凱達格蘭族，又名雞柔山社。
金山	金包里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八里	八里坌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
秀朗	秀朗社	凱達格蘭族，淡水廿四社之一。台北縣秀朗橋一帶。
桃園縣		
龜山	龜崙社	凱達格蘭族，南坎四社之一。

¹ 圖表自繪。參考資料：劉良璧，《重修福建通志台灣府》、郁永河，《裨海紀遊》、高拱乾，《台灣府志》、黃叔璥，《台海使槎錄》；潘英，《台灣平埔族史》。

大溪	大姑陷社	凱達格蘭族，又名大姑崁、大料崁。
南崁	南崁社	凱達格蘭族，南崁四社之一，蘆竹鄉山鼻村、南崁山一帶。
蘆竹坑子村	坑仔社	凱達格蘭族，南崁四社之一。
八德霄裡村	霄裡社	凱達格蘭族，南崁四社之一。
新竹縣市		
新竹市	竹塹社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領域。
新竹市	眩眩社	南崁四社之一但屬道卡斯族，原居新竹市武陵、福林一帶，1681 年與鄭氏部隊相抗，眩眩社退入山區後消失。
新埔鎮	吧哩嚨社	道卡斯族。
竹北新社里	新社	道卡斯族竹塹社，1749 年從新竹市南寮的舊社遷至頭前溪對岸之竹北新社。
苗栗縣		
苗栗市	貓裡社	道卡斯族，後壠五社之一，又名貓閣社，1740 年以前已俱為平埔熟番。含苗栗市中苗、青苗、綠苗、高苗、新苗、玉苗等里。
苗栗嘉盛里	加志閣社	道卡斯族，後壠五社之一，又名加至閣社、嘉志閣社。含苗栗市玉苗、嘉盛里。
後龍鎮	後壠社	道卡斯族，後壠五社之一。含後龍鎮南龍、中龍、北龍等里。
通霄鎮	吞霄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又名吐霄社，通霄鎮通東、通西、平元等里。蓬山八社或稱崩山八社。
苑裡鎮	苑里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又名苑里社。含苑裡鎮苑東、苑西、苑北、四平等里。
苑裡日北里	日北社	道卡斯族日北社常被視為日南社之屬社。乾隆年間的勢力範圍大約遍及銅鑼鄉、西湖鄉、苑裡鎮與通霄鎮交界一帶。
苑裡南房里	房裡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含苑裡鎮北房、南房里。
苑裡客庄里	貓孟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又名興隆社。含苑裡鎮中正、客庄里。
後龍校椅里	新港社	道卡斯族，後壠五社之一，又名新港仔社。含後龍鎮校椅、埔頂、新民、復興等里。
竹南中港里	中港社	道卡斯族，後壠五社之一。含竹南鎮中港、中江、中成、中華、中英、中美等里。
台中市		
清水	牛罵頭社	拍瀑拉族，又名感恩社。含清水鎮鰲峰、靈泉、清水等里。

沙鹿	沙轆社	拍瀑拉族，又名遷善社、迴馬社。含沙鹿鎮居仁、洛泉、沙鹿、美仁等里。
大肚	大肚社	拍瀑拉族。含大肚鄉新興、大東、大肚、永和、磺溪、頂溪、福利等村。
豐原	葫蘆墩社	巴宰海族之岸里社群，含豐原市翁子、翁明、翁社等里。
豐原田心里	烏牛欄	巴宰海族，又名烏牛難社。
豐原大湳	大湳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豐原社皮	西勢尾社	巴宰海族之岸里社群，含西勢尾社、翁仔社、麻里蘭社（狸狸蘭社）、岐仔社。
外埔大東村	大甲東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
大甲日南里	日南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
大甲建興里	雙寮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又名寮社。
大甲義和里	大甲西社	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又名大甲社、崩山社、德化社。
新井龍泉村	水裡社	拍瀑拉族領地。
神岡大社村	岸里社群	巴宰海族之岸里社群：含岸東社、岸西社、岸南社。
內埔舊社	蔴薯社	巴宰海族之岸里社群，又名蔴薯舊社。
石岡萬興村	社寮角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新社水底寮	水底寮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新社馬力埔山頂	山頂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東勢新盛里	大馬隣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石岡萬大湳	社寮角社	巴宰海族之樸仔籬社群。
潭子鄉	阿里史社	巴宰海族，含潭子鄉潭秀、潭北、潭陽等村。
南屯	貓霧揀社	巴布薩族。
霧峰	萬斗六社	洪雅族之阿里坤支族，含霧峰鄉萬豐、舊正、峰谷、大股等村。
彰化縣		
彰化市	半線社	巴布薩族半線社的舊社所在，1723 年改稱「彰化」。
二林	二林社	巴布薩族二林社領域。
溪湖大突里	大突社	洪雅族大突社的領域。
埤頭元埔村	東螺社	巴布薩族領地。
彰化香山里	阿束社	巴布薩族，又名啞束社，含彰化市牛埔、香山等里。
溪州舊眉村	眉裡社	巴布薩族。
彰化國聖里	柴仔坑社	巴布薩族。

鹿港鎮	馬芝遴社	巴布薩族。
社頭鄉舊社	大武郡社	洪雅族之阿里坤支族，含社頭鄉舊社、松竹、東興、廣福等村。
芬園鄉舊社	貓羅社	洪雅族之阿里坤支族。
南投縣		
南投鎮	南投社	洪雅族之阿里坤支族。
草屯北投里	北投埔	洪雅族之阿里坤支族。
雲林縣		
斗南鎮	他里霧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
斗六鎮	柴裡斗六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又名斗六社、斗六門社、柴裏社，含斗六鎮忠孝、仁愛等里。
崙背豐榮村	貓兒干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又名麻芝干社。
崙背西榮村	南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又名村南社，含崙背鄉西榮、南陽、崙前等村。
西螺漢光里	西螺社	巴布薩族。
嘉義縣市		
嘉義市	諸羅山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
民雄鄉	打貓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含民雄鄉東榮、中樂、西安等村。
台南市		
東山	倒咯嘸社	洪雅族之魯羅阿支族，又名哆囉國社，含台南縣東山鄉東山、東正、東中等村。
台南中西區	赤嵌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台南安平區	台窩灣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新市區社內	新港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新市區大社	芋匏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又名芋匏頭社。
安定區	目加溜灣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又名嘉溜灣社、灣裡社，含安定鄉安定、安西、安加等村。
佳里區	蕭壠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又名歐王社，含佳里鎮漳州、海澄等里。
麻豆區	麻豆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含麻豆鎮晉江、巷口、中興、興農、新建、油車、大埕、南勢等里。
新化區	大目降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又名木岡社，含新化鎮武安、東榮、護國、太平、中央、觀音、竹林、清水等里。

善化區	大武瓏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大武瓏社含大武瓏頭社、二社、大瓏社，含善化鎮東關、文冒、南關、西關、北關、文正等里。
善化區	加拔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四社平埔之一；又名茄發社、茄拔社，含善化鎮嘉北、嘉南等里。
玉井區	礁吧咩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又名礁吧年社，含新化鎮那拔里至玉井鄉玉井、玉田等村。
玉井豐里村	霄裏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四社平埔之一。
玉井三和村	芒仔芒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四社平埔之一。含玉井鄉三和、望明等村。
大內頭社村	大年咩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四社平埔之一。
安定區	直加弄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學甲區	學甲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山上區	卓猴社	西拉雅族之西拉雅支族。
高高屏		
高雄路竹	大傑巔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含高雄縣路竹鄉社東、社中、社西等村。
大社區大社	放索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放練社、阿加社，含高雄縣大社鄉大社村至屏東縣林邊鄉田厝、崎崙、水利等村。
屏東市	阿猴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啞埃社，沿高雄市至屏東市
萬丹社皮村	上淡水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大木蓮社、大木連社，含屏東縣萬丹鄉社皮、社上、社中、社口等村。
萬丹社上村	下淡水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麻里麻崙社，含屏東縣萬丹鄉社上、社中、社口等村。
里港搭樓村	搭樓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含屏東縣里港鄉搭樓、潮厝等村。
里港茄苳村	武洛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大澤機社、尖山仔社，含里港鄉茄苳、載興等村。
南州萬華村	茄藤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又名奢連社。
崁頂鄉	力力社	西拉雅族之馬卡道支族，鳳山八社之一。
宜蘭縣		
宜蘭新生里	新仔羅罕社	噶瑪蘭族，又名新那嚕罕社、礁仔瓏岸社、礁礁人岸社。
礁溪二龍村	奇蘭武蘭社	噶瑪蘭族，又名煖魯難社、期班宇難社、期班女懶社。

礁溪瑪憐村	馬麟社	噶瑪蘭族，又名貓乳社、打鄰社。
礁溪玉田村	踏踏社	噶瑪蘭族，又名達普達社、倒麥倒麥社。
壯圍功勞村	新仔罕社	噶瑪蘭族，又名新仔罕社、新那罕社、辛也罕社、新仔羅罕社。
壯圍美福村	抵美福社	噶瑪蘭族，又名抵美鶴社、抵羨福社、沈美閣社。
壯圍美間村	抵美抵美社	噶瑪蘭族，又名都美都美社、芝密社、抵密密社。
冬山珍珠村	珍珠美幹社	噶瑪蘭族，又名丁魯哩幹社、珍汝女簡社、陳雷女簡社。
冬山三奇村	奇武老社	噶瑪蘭族，又名幾穆撈社、奇毛宇老社、奇武流社。
員山進士村	擺離社	噶瑪蘭族，又名擺立社、擺里社、脾釐社、珍仔滿力社。
員山惠好村	巴咾吻社	噶瑪蘭族，又名巴撈屋社、巴老鬱社。
頭城鎮	抵美簡社	噶瑪蘭族，又名都美簡社、八知美簡社、巴抵女簡社。
頭城竹安里	打馬煙社	噶瑪蘭族，又名達媽媽社。
五結秀水村	加禮遠社	噶瑪蘭族，又名嘎里阿完社、佳笠苑社。
五結利澤村	奇澤簡社	噶瑪蘭族，又名德簡社，含五結鄉利澤、下福等村。
蘇澳鎮	猴猴田寮社	噶瑪蘭族，又名高高社、猴喉社，含蘇澳鎮新華、龍德等里。
羅東仁愛里	歪仔歪社	噶瑪蘭族，又名外仔外社、歪阿歪阿社。

從對照表中不難發現，漢人最初到台灣的落腳處都是進到這些平埔族民的領地中，儘管有學者研究顯示，平埔族的領地也可能是一再遷移而非固守在某個區域，但平埔族人仍有勢力範圍的觀念（潘英，1996：162）。因此漢人開墾的地區普遍都住有平埔族民，絕非如入無人之境。

目前台灣客家人數最多的地區例如桃竹苗以及高屏六堆，過去都是道卡斯族或西拉雅族馬卡道支族的領地，但目前這些地區已見不到任何平埔族人。顯然，不少平埔族人已走進客家族群邊界成為客家人，同時也有不少客家人已涵化為福佬人。或者換個角度說：平埔族是「台灣客家人」獨有且重要的組成成份，已使之有別於「中國客家」、「東南亞客家」或其它地方的「客家」。當然，台灣福佬人的情況也應作如是觀。

肆、不可逆轉的涵化三部曲：選姓、偽造祖譜與烝嘗祭祀

一、選姓

乾隆皇帝有項引人矚目的政策就是「鼓勵番人改易漢俗」，落實的作法之一就是賜漢姓讓平埔族民選姓。清帝國的前幾位皇帝看來是真心保護台灣原住民，不但設界禁止漢人拓墾番地，還明令禁止漢人娶番婦為妻，違者要打屁股並強迫離婚（余文儀，1987：587）。不過就執行面來說，這些政令形同虛設，漢人經常利用平埔族的母系制度，假意入贅而意在霸佔番社土地。

清帝國因此有意讓平埔族也變成漢人社會，用意是使之不再受到欺凌；最著名的案例是乾隆廿三年（1758）諭令台灣知府覺羅四明賜給竹塹社七姓（戴炎輝，1979：369），七姓族人獲姓後即在今日之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建了一座「采田福地」七姓公廟，它是目前全台惟一見證清皇「賜姓」的廟宇。

據廟旁的沿革紀文指出，道卡斯族竹塹社先人曾參與平定朱、杜反清事件，乾隆乃賜社民「錢、衛、廖、三、潘、黎、金」七個姓，社民因此籌建「采田福地」當作議事公廳並祭祖使用。「采」、「田」合為「番」字，「福地」指的是伯公廟，廟裡主祀的是「番王爺」，陪祀孔子和七姓的始太高祖神位。當地民眾把「采田福地」稱為七姓公廟，七姓的後代幾乎都變成客家人，日治初期祭祖時族人還會以道卡斯語呼喚祖先，後來母語失傳後就改用客家話（薛雲峰，2008：103-105）。

七姓的後人一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平埔身份，如《錢氏族譜》所稱，「吾祖之為始也，溯其源不得，考諸以上則曠遠綿緲，無譜據之可覽，而不知上始之為何如，莫能追之」（王世慶、李季樺，1993：131）。這七姓的後人對竹塹的開發相當有貢獻，像衛阿貴、錢子白以及錢茂祖等人，他們的「客家化」程度相當早也非常深，例如錢茂祖不但協助平定林爽文之亂，戰後還捐錢捐地興建義民廟（張炎憲、李季樺，1993：174-217）。

依文獻，乾隆當時賜給平埔族的漢姓，除了上述七姓外，還有蠻、陳、劉、戴、李、王、斛、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

吳；嘉慶十五年（1810）清廷把噶瑪蘭收為版圖之後，也在當地賜潘、高、劉、連、陳、獨、林、振等姓。這項賜姓政策後來也擴及到歸化生番，如賽夏族的高、豆、朱、錢、夏、風、樟、蟬、蟹、絲、日等（伊能嘉矩，1985：330-33）。

其實在此之前，有案例顯示平埔族民已出現漢名漢姓，例如康熙末年岸里大社頭目阿穆因歸順清廷被賜姓「潘」（楊緒賢，1979：271），乾隆二年（1737）和薛昌桂同開霄裡大圳的霄裡社頭目知母六，漢名就叫蕭那英（張素芬，1993：101），乾隆五年的岸里社頭目也被賜姓稱為潘墩仔（潘英，1996：139）。不過早期平埔族使用漢字姓名，部份仍保有其原來名字，作法是在漢姓之下加上原名的漢字音譯，如潘打比里、潘呵四老，下圖是筆者在屏東佳冬採集的一份郝姓客家人自製的祖譜：

世次				世次			
第壹世		第貳世		第參世		第肆世	
祖名 謝		祖名 謝		祖名 鳳		祖名 鳳	
祖公姓 謝		祖公姓 謝		祖公姓 謝		祖公姓 謝	
生于 康熙 年		生于 乾隆 年		生于 乾隆 年		生于 乾隆 年	
出生時		出生時		出生時		出生時	
卒于		卒于		卒于		卒于	
去世時		去世時		去世時		去世時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葬在 山	

屏東佳冬郝家一世祖。

屏東佳冬郝家三世祖。

圖中至少顯示原為西拉雅族馬卡道支族的郝姓人家，早自康乾年間即已走進客家邊界，此後子孫世代都是客家人，但平埔族人如何替自己取漢姓呢？客家舉人吳子光認為（1996：29-30）：

番語處處不同，聽之多作都盧與喙轆聲，或數十字為一句，或二句

而兼綜數事；語啁啾不可曉，正賴重譯通之。嚮有名無姓，今亦臆造漢姓。除岸社番姓潘外，餘則趙、錢、孫、李，各自成一家數。按此與陸鴻漸筮易定姓相類。凡稱人名，必將其父名繫屬其下，以示有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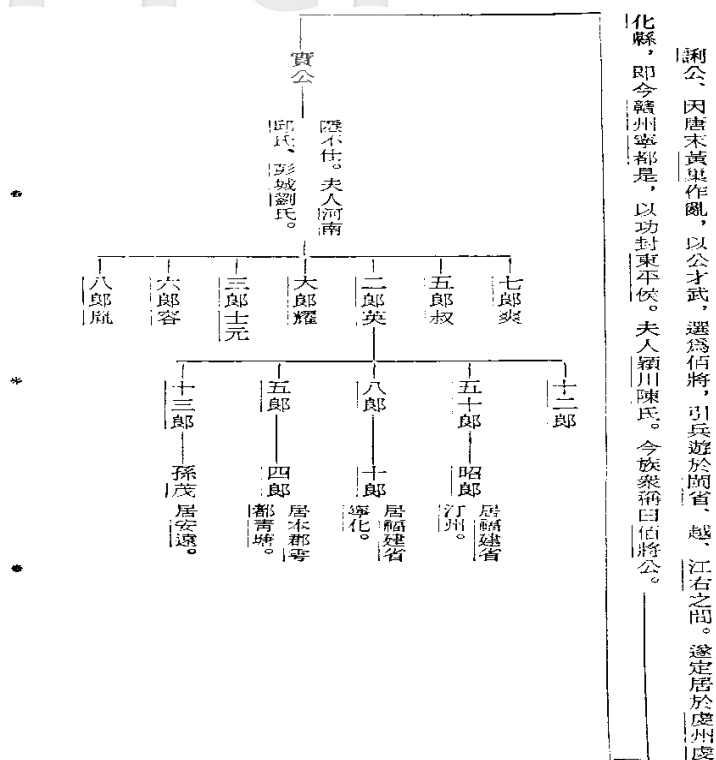
吳子光舉茶聖陸羽為例，傳說陸羽是棄嬰，被和尚帶大後又不願出家，於是闖蕩江湖前用卜卦方式替自己取姓名，結果卜到風山〈漸卦〉，易經〈漸卦〉九三爻辭有：「鴻漸于陸」、上九爻辭則是：「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於是他就替自己取姓爲「陸」，取名爲「羽」，字「鴻漸」。

這是個有趣的傳說，吳子光是說，這些平埔族民大概也是用類似「擲筮」（駁杯、問卜）之類的方式選姓。但漢姓番名的情況畢竟持續不久，以佳冬郝家為例，一世祖名叫「郝望安知生莪」到了第三代祖就完全使用「郝鳳生」爲姓名。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台灣常見的幾個大姓如陳、劉、黃、張、王、林、吳、賴、羅、余、鍾、蕭、楊等，都在賜姓之列，換個角度來看，如今這些大姓的台灣人，不管是客家人還是福佬人，都有可能是當年平埔族人的後裔，未必是移自中國的漢人之後。易言之，當今台灣人若下意識的自認爲父系血統是漢人之後，或不假思索的自認爲是「漢系台灣人」，恐怕都還有求證的空間。

二、造譜

選姓之後要如何讓自己或子孫漢化得更徹底呢？其實就史料看來，最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傳抄祖譜甚至偽託族譜，其實早在羅香林《客家史料滙篇》一書中所蒐集的族譜，即隨處都可見到一些謎團，例如「數字」祖先的問題，且幾乎羅香林所蒐集到的各姓氏族譜，都有這種以「皇帝作祖、名人作宗」但卻接不上去的情況，因此只好用「數字郎」來接，茲舉一例如下圖：



紫金忠壩孫氏族譜。來源：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篇》，頁35。

客家族譜在當時所受到的質疑，主要是認爲「數字郎」是「師巫所度法號」，不是漢人的慣例，羅香林想必也很清楚這種怪現象，不過他並沒有多做解釋，只引了一名叫羅孝博所寫的〈祖宗稱郎考辨〉說法，大意是說，「郎」與「官」、「秀」是自元代以來對他人的尊稱，這類尊稱還有等弟，「秀」最上、「哥」最下，最後還成爲「國制」，客家人因自中原南遷以來不忘故國，所以仍保留早期「郎」的稱號（羅香林，1956/1992：161-64）。

不過，羅香林蒐集的「孫李吳鄭、王陳何張、華鄒彭薛、方羅傅黃、蕭顏林郭、刁丘鍾劉、古饒巫鄧、黎繆曾胡、徐凌洪賴、涂盧廖溫」等粵東四十個漢姓之中，幾乎每本都有「念七郎」、「百十郎」、「殿八郎」之類的「數字祖先」，謎團始終未解。但若綜合羅香林和羅孝博的說法，吾人至少看出客家人的族譜至少有兩大特徵，第一是客家人的族譜都愛追本溯源到「中原」去，有帝王名人作祖宗就最好，追不到的就找同姓的族譜來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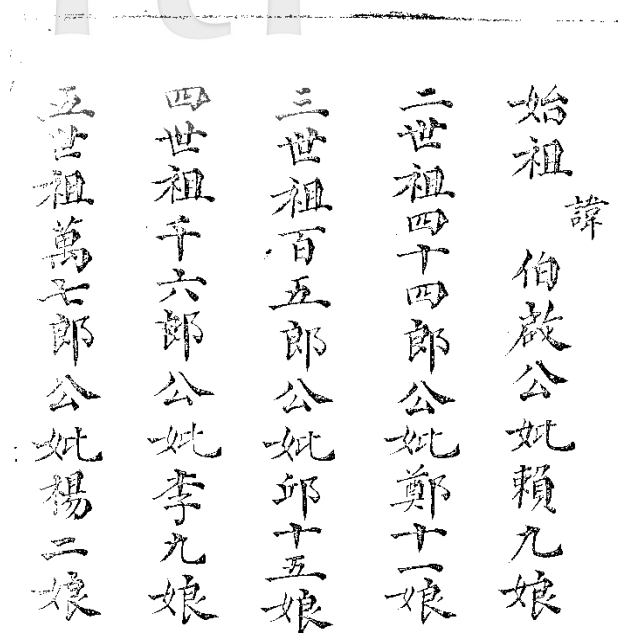
一下姓氏源流；第二是列祖列宗可以沒有名字，但可以用「數字郎」來接替。由此，吾人也可以合理推測，如果台灣的平埔族民要「漢化」成客家人，這樣的「慣例傳統」想必也會如影隨形。

本文茲以《淡水廳志》中開霄裡大圳的蕭那英、薛啓隆兩人為例。首先是後裔都已自認是客家人的蕭那英家族，原是乾隆年間的霄裡社總頭目，原名知母六。乾隆六年（1741）薛啓隆和知母六合作共鑿霄裡大圳，但其派下族譜說明：蕭家來自「中原」的山西，但明代時因山西地面做大水，蕭家六房兄弟和一名女祖只好乘坐竹筏任水漂流，最後落腳在台灣的武荖勝、礁簡勝、岸邦勝、野邦勝、砂簡勝和檳字勝等地。經張素玢研究（1993：101-102），這些地方都是凱達格蘭、道卡斯、巴宰海和卑南等原住民族的一些社名。蕭家後人在 1962 年時還寫了一份〈徙台始祖考諱那英蕭公妣閩萬娘潘氏孺人派系〉附在《河南蘭陵蕭氏族譜》之下，1982 年亦獲蕭氏宗親會納為遷台支派。

從另一角度來說，蕭家子孫算是漢化得相當徹底，並自此走入客家邊界，成為道地的台灣客家人。易言之，台灣人過去在族譜裡往中國「尋根設祖」的現象，應是平埔族人受強勢漢文化逼迫的無奈。

其次是薛啓隆，啓隆是墾號又稱啓龍或奇龍，申請墾照者是薛昌桂，他的後人也是散布在新竹苗栗一帶的客家人。楊緒賢的《台灣區姓氏堂號考》把平埔族的蕭那英納為廣東嘉應州人，卻把有族譜記載的薛啓隆說成是：「來自廣東，不詳府別者」（楊緒賢，1979：327）。

據譜裡記載，這本族譜是嘉慶八年（1803）薛家派人前往鎮平縣抄錄而來，結果抄回來的族譜世系首頁如下：



薛昌桂始祖世系。

這個譜表算是「個、十、百、千、萬」一應俱全，始祖伯啟是「個位數」，底下依序是四十四郎、百五郎、千六郎、萬七郎。薛伯啟是誰呢？據說是與開漳聖王陳元光一起南征入閩的薛京之長子，陳元光是七世紀唐高宗的名將，按推薛伯啟最晚也應生在八世紀²。至於生在康熙廿九年（1690年）的薛昌桂則被列為第十三世祖，如下圖：

² 薛京與薛伯啟的關係亦是眾說紛紜，有形容兩人是父子，南宋紹興時代南遷漳州，見余保云編，《寧化客家姓氏簡介》（福建：福建省寧化縣客家研究會編，2004），頁 90。有說薛京為唐時隨陳元光入閩，薛伯啟為薛京後人薛居正之子，見〈閩台宗祠網〉，網址：<http://www.zongci.com.cn/feedback.aspx?&pagenow=3&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查閱日期：2009/6/16。總之，莫衷一是。

十三世祖 昌遺 樸直妣 端順產壽張孺人
 公品既令莖于教廣皆生二子長曰斌具次曰榮具
 十三世祖 昌遵 移居惠州
 十三世祖 昌通 公卒于台灣府北路汝橋全
 十三世祖 昌栢 篤直妣 賴孺人
 公卒于乾隆廿六年十月廿九日寄莖于北門外南邊宅
 十三世祖 昌松 妣 賴孺人 公移居長田縣重一小後又遷此
 十三世祖 昌桂 公 英義生平居身有胆有識過蒙
 敢作敢為曾于康熙六十年因米一貴監雖臺郡順
 天府倡亂公鳩集義民罕眾破府城擒逆首勦賊匪
 有功蒙 施朗將軍藍廷英提督二位大人合奏奉
 旨勅授較畧將軍又于沙撈越鴨母蓉原是永寧立雍止

薛昌桂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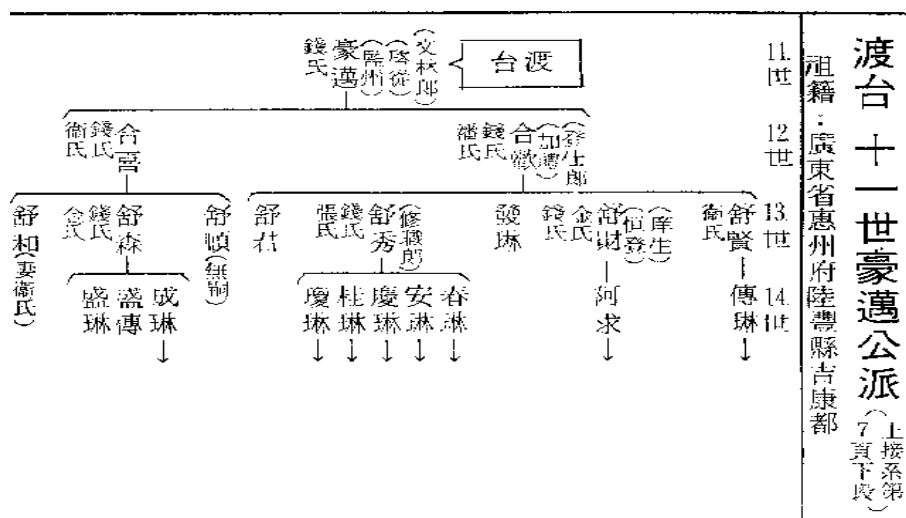
如果以一世卅年的最大量計算，傳到十三世最多四百年，但從薛伯啓到薛昌桂起碼九百年，除非這些「數字祖先郎」每人都在七、八十歲以後才生小孩，否則還真是「盡信譜，不如無譜」。類似薛昌桂這類「不知該如何解讀」的客家族譜可說不勝枚舉，例如 1963 年時，新竹縣某鄭姓人家就從同姓氏的源流考裡抄了一堆「數字郎」當祖先，新竹縣竹東鎮某徐姓人家 2003 年到中國去抄家譜，結果也是抄了一堆「郎」回台灣（薛雲峰，2009：143-45）。

此外，台灣的幾個大姓如陳、劉、黃、林、張等，因為人多，所以也流行大家交換資料相互傳抄，誠如陳紹馨所說（2004：423），「譜系都是私人編修的，多以手抄傳遞，難免有各種訛誤」。

事實上，「數字祖先郎」是中國少數族群畚族的世序排列習慣，例如雷

姓的排序是：「大、小、百、千、萬」五字週而復始，藍姓為「大、小、百、千、萬、念」六字循環（浮雲，1905／2003：30）。意即，有些台灣客家人到中國抄族譜，極有可能抄到的不是漢族而是畚族的譜；或者說，畚族漢化成「客家人」的慣例，又再一次複製到台灣平埔族身上。

再以竹北七姓之一的廖姓為例，廖姓後人也把開基祖「豪邁加禮」變成來台祖「廖監州」。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大規模翻修族譜時，也就順便就把豪邁加禮列入《廖氏大宗譜》。下圖是豪邁加禮在《廖氏大宗譜》裡的位置：



豪邁加禮變成廖監州。資料來源：《廖氏大宗譜》，頁-系7-。

有了這樣的位置，竹北七姓之一的「廖」姓後人若不細察，往往都自稱是祖籍來自「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吉康都」的漢系移民。由此亦可知，「造譜」作為漢化手段之一，影響後代子孫的族群認同是既深且遠。

三、烝嘗

所謂烝嘗，古時稱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後來泛指祭祀之義。台灣民間的烝嘗組織一般分為兩種：一種稱之為「鬩分字祭祀團體」，是殷實戶在抽籤分家產時撥出部份田產作為「烝嘗祀田」或稱「祭祀公業」，由於是以

同血緣的子孫所組成，所以又稱為「血食嘗」或「私嘗」。

另一種烝嘗則稱之為「合約式祭祀團體」，民間稱為「會份嘗」或稱「公嘗」（戴炎輝，1979：770-71）。妙的是，這種「會份嘗」或「公嘗」大抵是以同姓同祖籍地、未必有共同血緣的成員結合而成，但參與的成員通常都會設法「找出」共同的祖先來拜。以苗栗頭份陳家為例，1799年時有十一名彼此沒有血緣關係的陳姓人家，以認股方式購買祭祀公業共同成立「中港陳氏始祖嘗」，但這群姓陳的人因為沒有共同的血親可拜，所以只好拜姓「胡」名「滿」的傳說人物，因為據說，「胡公滿」是陳姓的得姓始祖（陳運棟，1994：172）。

類似情況也見於新竹縣竹北市的六家和桃園平鎮的宋家。六家的地名緣於乾隆年間有六戶林姓人氏前來開墾，雖然都姓林但未必有血緣關係，因此各家後人也都各有「血食嘗」如「先坤公嘗」；彼此之間再組成「會份嘗」，如「五十九公嘗」；甚至共同成立「林家祠」，遙祀遠在天涯的廣東饒平開基祖「林根德」。桃園諸宋姓人家成立的「宋新恩公會」亦如此，奉祀的是傳說中的宋氏一世祖「宋新恩」（莊英章、羅烈師，2007：91-110）。另依筆查田調訪查，南部六堆也有「宋新恩公」祭祀公業，新竹縣的彭姓人家一般也都追祀到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宰相彭延年。

本文並非指涉所有追祀劉邦、胡滿、林根德、宋新恩或彭延年的人家，都不是中國來的移民後裔或都刻意在假託祖先，但如前述的七姓公廟以及使用「會份嘗」作為祭祖的形式來看，足以顯示「烝嘗」是漢化的一個重要手法了。

平埔族的漢化是台灣史的悲劇，早年有不少先民為避兒子孫被漢人欺負，刻意向子孫隱瞞平埔身份，其後果之一就是不少台灣人都把「開基祖」當作「來台祖」了。

伍、結語

綜合本文論述，平埔族漢化的情況大致有三種：一是像七姓公的後人始終都知道自己的平埔身份，但平時不願多談，有些甚至偽造漢系族譜；

第二種是像蕭那英的後人，早已自認是客家人且忘了平埔身份，但仍有證據可找回平埔身份；第三種是像薛昌桂，他有可能是漢系客家移民但也有可能是平埔族人，不過已很難有回溯的證據。

從選姓、編寫族（祖）譜到成立耆耆組織，可說是平埔族漢化的三部曲；透過這種過程，或許只要兩三代的时间，平埔族後人也會堅稱自己是「漢系客家人」，很難意識到自己可能是「漢化客家人」，台灣福佬人的情況也可循此線索推敲。

本文認為，與其把台灣漢人的譜牒當作血脈傳承的證據，不如視之為研究台灣族群消長現象的紀錄；與其追究其不確定的貫時性血緣連帶，不如正視其與「中國漢人」或「東南亞華人」並存差異的事實。如此，台灣社會的多元性特質才能從這基礎上獲得更完整的論述。

參考文獻

- 王世慶、李季樺，1993。〈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伊能嘉矩（江慶林等譯），1985。《台灣文化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伊能嘉矩（楊南郡譯），1996。〈台灣平埔蕃的概察（1899）〉《平埔族調查旅行》，頁250-67。台北：遠流出版社。
- 伊能嘉矩（溫吉譯），1999。《台灣番政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余文儀，1987。〈番社通考〉《續修台灣府志》。台北：大通書局。
- 吳子光，1996。〈紀番社風俗〉《台灣紀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出版社。
- 姚瑩，1829（1987）。〈平定許楊二逆〉《東槎紀略》。台北：大通書局。
- 施琅，1696（2002）。〈請留台灣疏〉收於高拱乾（編）《台灣府志》頁231。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施正鋒，1997。〈台灣的族群政治〉《教授論壇專刊》4期，頁73-108。
- 浮雲，1905（2003）。〈畚客風俗〉，收於《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頁1-55。
- 高拱乾，1696（2002）。〈疆界〉《台灣府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張炎憲、李季樺，1993。〈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張素玢，1993。〈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張維安，2008a。〈少數族群與主流文化：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記憶之轉移〉收於劉海平（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東亞視角》頁123-47。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張維安，2008b。〈以客家為方法——客家運動與台灣社會的思索〉收於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編）《多元族群與客家：台灣客家運動20年》頁401-18。台北：南天書局。
- 曹永和，1997。〈鄭氏時代之台灣墾殖〉《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55-93。台北：聯經出版社。
- 莊英章、羅烈師，2007。〈家族與宗族篇〉收於徐正光（編）《客家研究概論》頁91-110。台北：南天書局。
- 陳文達、李丕煜，1719（1993）。《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紹馨，2004。《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
- 陳運棟，1994。《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台原出版社。
- 黃叔璥，1722/1999。《台海使槎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楊緒賢，1979。《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劉還月（編），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潘 英，1996。《台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書局。
- 戴炎輝，1979。《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社。
- 戴寶村，2006。《台灣政治史》。台北：五南書局。
- 薛雲峰，2008。《快讀台灣客家》。台北：南天書局。
- 薛雲峰，2009。〈台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博士論文。
台北：台灣大學。
- 羅香林，1933（1996）。《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 羅香林，1956（1992）。《客家史料匯篇》。台北：南天書局。
- Davidson, James W. Davidson. 2005.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 Mackay, George Leslie. 2002.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Taipei: SMC Publishing.
- Pickering, W. A. 1898 (1993).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Taipei: SMC Publishing.
- Riess, Ludwig（周學普譯），1897（1956）。〈台灣島史〉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三集》。台北：台灣銀行。
- Steere, Joseph Beal. 2002.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Wirth, Albrecht（周學普譯），1898（1957）。〈台灣之歷史〉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六集》。台北：台灣銀行。

“Hakka-Pinpu,” Three Steps for Pinpu to Assimilate into Hakka and Han: Surname Adoption, Pedigree Creation, and Communal Property Installation

Hsueh, Yun-Feng

*Postdoctoral Fellow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aiwan Pinpu tribes (Pe-po-Hoans) become assimilated as Hakka and Han people. The purpose is to develop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an-nized Taiwanese” and the “Taiwanese of Han descendants”, an aspect that has been overlooked in constructing the nativ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This paper calls people of Pinpu origin who later become assimilated as Hakka the “Hakka Pinpu.” It finds the three steps through which Pinpu tribes were able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completely into Hakkas, an ethnic group of the Han. The steps include adopting a Han surname, creating a pedigree (family tree), and establishing a communal property in the name of the clan for rite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This study does not only shed lights on regional study of Taiwan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way of think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and the culture Taiwanes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for many studies of family tree in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s been that the Han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passing of “blood lineage.” However, through in-depth studies of some Hakka family tre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many pedigrees is highly questionable. The pedigree often fails to validate the existence of assumed blood inheritance of Han ancestors. And it shows strong assimilation tendency pressured by Han culture influ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various language ethnicity groups in Taiwan has been a dynamic historical process.

Keywords: Pinpu Tribe (Pe-po-Hoan), Hakka Pinpu, Han-nized Taiwanese, Family Tree, Communal Property